**琴绝** 晓敔

今日的阳光过分的耀眼，如同瀑布般洒在嵇康那苍白的脸上，因打铁而留下的强健的身体，也因为牢狱中的多次酷刑而残破不已。修长的手指上满是夹杂着血色的疤痕，背后因刀口而留下的狰狞的伤疤，却因他身着青衫，无法感受到太阳炽热的呼唤。发已没有往日那么整齐，胡乱而随意地披散着，消瘦白皙的面庞中，只有一双琉璃般的眼睛完好无损。

没有颓废，没有叹息，没有反抗，没有哀伤，在嵇康眼中，仿佛死去，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必经之路，在他人生的第三十九个年头。他便任由那粗鲁的士兵推着，押着。从牢狱到刑场，从生到死。刑场在洛阳市东，路途不近，前方似乎有喧闹声。

下了这座青山，便要进入刑场了。下山的路有些陡峭，士兵便放慢了步伐。而他，却依然好奇于这来过数次的山峰，花红叶绿，飞流三千，正午时分，偶尔有黄鹂低鸣而过。山间流水的叮咚之声，风啸山林的落叶之声，合奏在一起。为送别，这个闲时来山中抚琴的才子。

喧闹声越来越响，原来，三千太学生正拥挤在刑场的边缘上为嵇康请愿，希望朝廷可以赦免嵇康，让他担任太学的导师，显然，太学生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向朝廷提示嵇康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声誉。而这也就导致了司马昭对嵇康的必杀之心。

行刑之时还未到，他看着台下黑压压的太学学生，有点感动。孤傲了一辈子的他，没有几个朋友的他，将死的他，用诚恳的目光望向四周，希望静静。

早些年前，他随着阮籍的引荐，曾到苏门大师门下住过一段日子，大师平日里不善言谈，嵇康也随性，登山，游水，抱着古琴到云台山的竹林中作曲，十指如风般舞动，周身的竹也随着琴声摇晃摆动。竹叶青青，随情而动，林中白衣，忘归傍水。

到离别之日，苏门大师才深深一啸，叹道：“汝性格刚正不羁而又才貌出众，这如何能避祸呢，人生的死劫，怕是躲不过了。哎，为什么旷世之才总是命运多舛，罢了罢了，此是天意，难违!”那时的嵇康并没有听到此语，抱琴下山时还沉于竹林圆月下，对琴深深的感悟。那天，雨异常大，如蛟龙般入水。山路泥泞，才子难行，逆天之路，奈何白鹤。

再后来，他便到了洛水边。一日夜晚，他推去了酒肉应酬，孤身一人，远离了及时的繁华，于华阳过夜，坐于凉亭中，于残月下，抚琴，饮酒。琴声散出不过半个时辰，便有人直推门而入，自称古人，一身到足的黑袍，看不出容颜。但与嵇康共谈音律，所以嵇康也没在意，只因高兴。他们俩，谈着谈着，便来了兴趣。古人便向嵇康要琴过去，谈了一曲《广陵散》，曲毕，授之于嵇康，悄然离去，留下陷入沉思的嵇康一人。

水还未凉，客便离去。他把手放在琴上，细细地感受那古人留下的还未凉的余热，回想着刚才天籁之音，仿佛此曲胜过世间万曲。从此刻开始，那个性情随性的他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对古曲的敬畏和狂热。残月之下，凉亭之中，琴声之外，心弦之音。

就这样坐着过了一夜，卯时的露水已打湿了他的青衫，等到第二天辰时的阳光，打在他的疲惫的脸庞上时，他才缓缓地收起古琴，离去。没人知道，他静默思考的结果，就好像没人知道《广陵散》的曲谱于他心中，已被弹奏千万遍。只可惜呀！无人有福赏之。

回到洛阳城后，他莫名其妙地开了一家打铁铺。一个琴者，一个铁匠，两个毫无关联的职业，却在他的身上碰撞，点燃了他生命的火花，化为灰烬。与那些弱不禁风的文弱书生相比，嵇康真是健康的令人羡慕。现在，这座音乐界的泰斗，这棵文化界的孤松，正在打铁。强有劲的肌肉，燃烧的烈火，愉悦的吆喝，呼呼的风的咆哮，缓慢而又急速地锻造着他的灵魂。除去了年少轻狂，铸造了不羁和成熟。就如同一只上好的白泽笔，三尺之寒，含于笔尖。

正这么叮叮当当着打铁呢，忽然看到了一只华贵的车队停到铁铺前，为首的是朝中宠臣—钟会。因十分仰慕嵇康，前来拜访，可嵇康却十分抵拒他，“乘肥衣轻，宾从如云”足以体现出钟会对他的尊敬。而嵇康却讨厌这下，如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，划破了天际。从此得罪了钟会，也斩断了自己的生命。

睁开眼睛，抬头向太阳看去，哎，离行刑不远了，他长叹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袁孝尼等人曾多次请求向我学习《广陵散》，都被我拒绝了。而今日，我却后悔没有传于他们。《广陵散》绝以。说罢，请哥哥嵇喜带来自己平时使用的古琴，开始抚琴，刑场一片寂静，那神秘的琴声如潮水般涌来。

散去

曲毕，从容离世。人去，琴绝，天下再无《广陵散》。

十日后，我随嵇康的遗体入土，沉睡过去，百年醒一次。这千年间，我有时被埋在树下作为护符，保佑平安；有时被商人佩戴，夹杂着醇香的酒味；有时又伏在旧书桌上，默默地注视着穷小子颠沛流离的人生。

我如同一个路人，看淡了这世间的百态，炎凉之世，独吾一命，清闲如故。

今日，阳光浴在身上，静静地待着下段旅程。

“老板，这只玉佩多少钱？”一个身着黑袍的男子问道。

“唉，不值钱咯，你看着给吧。”一个无奈且苍老的声音说道。

叮……

一块金条在阳光的照耀下，落入老人手中，在老人惊愕的眼中，黑衣男子消失，只可模糊地看到他的背后，仿佛有一条活灵活现的赤龙。

“嵇康的玉佩，也算是一个老古董了吧！你风餐露宿了千年，不如随我会哑舍吧。”那个黑衣男子自言自语到，背后赤龙的眼睛仿佛一眨，消失于一家古色古香毫不起眼的店铺，古朴的匾额上，刻有二字——哑舍

此后我被放入一个古盒之中，传承着一个千年前的故事：今日的阳光过分的要眼，如同……